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至
四下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貢生臣劉壇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上

宋端明殿學士 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為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

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哀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驛山破賊命草

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饗胥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

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
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
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
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
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
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
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

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狀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

所謂汭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

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
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
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誤信而詳及敬宗
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
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
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
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
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静等同

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
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
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
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
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
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
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
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

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為舉哀
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
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諡
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峙曰何
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諡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
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蔡彥
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
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譖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歲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

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謹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

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
姦誅棄骨骸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
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
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
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
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為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
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卿段
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

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祿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為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為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為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明年召為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賄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閤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

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
狐德綦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
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
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
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
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靳之號曰勲格義
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
迭為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為子求婚不得遂

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
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
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
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橈法多過失朕為卿掩覆
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
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
所從得邪義府瞿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

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
義府信之哀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
出野馮高窺覘災青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
延謂曰吾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
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頽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
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舊州子
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
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

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說

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舅姜皎愛

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為姻家而乾
曜子絜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
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
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
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
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
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

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撻語林甫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

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
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
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
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
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
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
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
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鳥鵲

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姊之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林連殺之太子亦出良

姊為庶人未幾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

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
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
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
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
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
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
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

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
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
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
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
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
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
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
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

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

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

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
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
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
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
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
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
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
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

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始厚王鉞為盡力及鉞敗
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鉞獄具署名亦無所申
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孱無所
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
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
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
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
以馬輦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

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
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
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
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
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
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
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
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

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
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
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
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
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
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以陛
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
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

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哲而髯將逼已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

思約為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呪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槨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寧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撫屬子復道光皆貶官博濟亦儉薄自肆為戶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員外郎中廳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為

考堂擅廢諸州籍帳錢不貲有司不敢言帝之幸蜀也
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
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
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
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
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
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天寶時嘗
鏤玉為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

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為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數盡微隱皆希烈為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誤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

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媿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林甫頗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

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為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許敬宗傳更諡曰蔡○臣酉按舊書云袁思敬議謹按
諡法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蔡與恭字形相似新
書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

盧杞字子良父奔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陰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

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
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
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
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
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
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
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

鄢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遂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

獨詣鑑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徑至鑑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鑑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鑑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是時兵屯河南北挈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十萬者資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買粟者四資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

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

商人餽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
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
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
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
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
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
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
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

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譫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

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
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
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瞽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
不哀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
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
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
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宅舍人作制高固執不
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

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
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
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
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
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
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
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
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為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

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宸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肩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肩坐是賜罷內銜憾既與搏同宰相肩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肩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

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胤不敢殺止
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
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闕尹廢
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
胤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
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
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
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

諾胤斬帶為誓俄而李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
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
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
胤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
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
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
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
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

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註誤師業
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肩高
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
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不動一奉表陳
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
罷知政事肩高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肩高事無
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
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肩高當密

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脣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慘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為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脣迎謁渭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醕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脣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

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
二十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
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右神策內
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
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為相胤
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
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
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

冲幼故肩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肩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肩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為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肩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

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
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盾乃毀浮圖取銅
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
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盾陰計大怒特傳盾將挾
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盾
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
以兵圍開化坊第殺盾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

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肩
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
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
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
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梯
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
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為相其
季父安潛喈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緇郎壞之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寢
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
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外人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
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
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已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
已則陰呵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旒然始帝委
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
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

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
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為所奏
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
之鋌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
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
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堯判史館引為
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

礪死內常求似礪者或薦礪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
學士崔盾死昭宗密許礪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
出騶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
蔚曰礪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
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
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礪內以為
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礪一厚結之與蔣玄

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師

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璣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
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璣背已貶登州刺史俄
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璣死
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
玄暉為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
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
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

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湏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為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訶必以告全忠全忠

恨帝無傳禪意乃謀殺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
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
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
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
昭儀李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
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
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殺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
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為貞一漸榮

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為兇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為全忠所愛扈東遷為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

以為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
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
天子將郊以為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諡全忠
惠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祁延唐祚及玄暉
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輟于河南市叔琮亦
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
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為親校與時浦朱宣
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宿州刺史攻趙匡凝

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路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為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為右龍武統軍與

弑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
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
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
積功表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
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
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
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為左龍武統軍貶
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

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
北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蹇崔柳倒持
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

盧杞傳流郢費州○舊書作驩州

崔胤傳進司徒○舊書作司空

盧渥○舊書作盧知猷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為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為僕

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關
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
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
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
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
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
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

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
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
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
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
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
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
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為元師使懷
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

馳掩之馘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鬪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為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

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

有色場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
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
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
後至斬燾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
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名
入為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
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
毗伽闕可汗又為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

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
紇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
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
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
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
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為之副乃與左殺為先鋒時諸節度皆以
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

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
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
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
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
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
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犇蹂死填尚書谷幾滿
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
所署許叔冀王伯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

北庭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場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偽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

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
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
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
臨陣斬偽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
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
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
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
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未
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
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
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
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
狀頗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
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

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懽因言懷恩與可汙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

官增封戶五百場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
名藏太廟畫象凌烟閣又以場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
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為讒毀屈無以
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
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
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
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
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

數以微功已為李輔國讒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
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
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
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
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
為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
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
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為飛

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
黨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
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
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
子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
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
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
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

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
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
罪天下為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
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為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
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
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
訥副將范志誠諫以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
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

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
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
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
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
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
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
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

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

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
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
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
陣懷恩泣曰曩皆為我子反為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
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
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揺奉天任敷鄭
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羗渾奴刺自西道略
盤屋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

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瑣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壑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

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羗
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
及死為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
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
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為裨將魚
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

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資萬計逐北至廊州素與杜冤仇嫌時冤屯坊州家在廊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冤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冤使梁州避讐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為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

我本不反今為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盜頡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受詔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先尚誰可即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自立生祠裨其下禮賽大

歷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召子儀壻趙縱受口詔書帛內密九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為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別將蔣羅漢竝伏誅敕有司具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

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槩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為羽
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
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
昭薛南陽相讓為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
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
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槩結然獨
以地徧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

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閹豎讒遂巡
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嚮盈矣若何欲
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
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
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
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
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
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

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果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果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

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
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崇
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為昭義將從諫死遣進
旄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部將
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
司為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
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

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

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繼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

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珣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姦臣根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

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

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贄普責其不焚蕪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

懷光約令為變游環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
又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
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
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
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
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
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
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

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為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為懷

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縑錢湏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劒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廊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

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瑋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
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
也昔蔡叔圯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
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
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
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
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怵然宜以外孫燕
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

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生諸儒推為都講有娼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

副使為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
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
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
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
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
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十萬今具其半請先
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
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

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歷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謫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歛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

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頽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救命拒之頽怒曰君善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衆矣長卿常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

殺故賴以為言。佖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悉為少游所掠，佖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佖驚走。渡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佖有禦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佖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佖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佖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

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曰豪壽舒廬既韜
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
僭號遣將楊豐齎偽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
得之斬豐以偽赦送行在會倂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
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
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
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
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傳出為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

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
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
恩驕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
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
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
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
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虯須者為一將
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

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眾又逼汚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彊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為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

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既出衆持刃嫚罵殺澹食之
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
驚扈解乃囚別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
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劒授管内鎮將令殺
五州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
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
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秘亦殺鎮
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為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

於錡錡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鐸為諸道行營
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行為都監招討宣慰使發
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
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
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
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
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
將千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

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内外合譟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縫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

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沁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錡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鉅通事舍

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

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
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
而已又有彊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
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
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頗鹽
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

李懷光傳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舊書寧慶

上有邠字

臣酉

按上文既云兼邠寧慶都將此處當

以舊書為正

陳少游傳佶但諸史如江鄂州○臣酉按舊書云佶但

領胥吏往江鄂等州語意較明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